

史通通釋

冊六

卷之四

四

史通通釋卷十三

外篇

疑古

第三〇舊注十一條或作十二條今刊去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

人所學以言爲首

釋

以記事託記言發端起議

至若虞夏之典商

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

此皆凡有遊

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

言則世多

知書

其於事也則不然至乃

一作

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

唐之

舊有以字

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

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此皆事也斯並開國

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

子或粗知其一隅

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

此則記事之史不行

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

釋

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事略領局

也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

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言二傳釋為多擅名於一作

後世又孔門之著錄述一作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

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

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又以左氏然則上起

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

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

哉釋略事是篇主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

之事未易明也釋篇局至此截其意案論語曰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原注事已不成

遂事不諫原注事已遂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又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

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引經

端惡發 在於史籍其義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

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之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

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

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

曰言舊脫學者無一作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

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

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釋至此落出略事之

序立言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

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

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

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

尚書之餘以釋此五句見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即

禮舊法故云然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

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

舊作語誤

國風皆有怨

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

原注魯多淫僻豈無刺

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

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

知禮

釋

他定禮三項用之

斯驗世

郭作聖

人之歸智矜愚

愛憎由己者多矣

釋

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

則世史錄詐益無疑矣隱對後

條近古姦雄桓玄司馬等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

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

釋

尚專歸到

推者難詳

該一作

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

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

一作評

其疑事

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爲

疑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

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尚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

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

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僞爲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爲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焉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王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聖且蒙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蓋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學無術以文害志恣行橫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不揣樸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鳥名官

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

居西方以鳥紀官
按名清上古人

御龍拜職史記夏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
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後有劉

累學擾龍於篆龍氏以事孔甲後孔
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甲

后羿寒浞兩見左傳又竹書紀年帝太康居斟鄩
相二出居商正帝使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

灌滅之二十六年使其子澆滅斟灌二伯靡
世鄩滅之康生在丙寅年帝乙酉少康奔虞甲辰少康

殺寒浞少康歸于夏邑
使女文少殺澆乙巳伯靡

蒲姑伯陵左昭二十齊侯至自田晏子待於湍臺
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

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
史官篇已引之漢景失語見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
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隱閔非命左隱十父懼反譖公於桓公公曰吾將授
之矣

隱閔非命左隱十父懼反譖公於桓公公曰吾將授
之矣

十一月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閔二初公
傳奪卜齷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齷賊公于
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惡視不終前見編次後見惑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或作峻下同德而陸賈新

語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民或作臣誤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

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

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

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饕餮以比此或譌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

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愚共貫且但一譌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

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

脱一

字矣

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

十疑之中不言嬗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

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為後此諸條

作引也

比屋可封

新語無為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

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渾沌之沌左作敦讀如沌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

于少

虞舜孔氏注曰堯

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

堯於平陽而書云

書名

某地

地名

有城以囚堯為號

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

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

之子為帝丹朱

疑脱堯未傳子句

而列君

君疑名

於帝者得

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

一脫

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

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

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

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嬪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

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嬪局至元明始轉然後

偽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

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

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

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燥劃謂文地氣歊瘴雖

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

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

釋重負一作重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

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

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

巢趙嘉當作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

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無字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

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

也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

作升遐解而又援竹書帝王之沒曰陟為據爾則只

以漢書注掘土為坑曰方為方字之沒曰陟為據爾則只

如竹書何耶蔡云猶綴一方字尚可強通而復綴

之以乃死何耶蔡云猶綴一方字尚可強通而復綴

而但以死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是句法畢竟孔傳為正
但以大禹謨受終之文印之是時禹攝帝位久矣
古經不應更事親巡愚謂

趙遷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

王六年秦破嘉滅趙

徙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

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帶引此句蒙益為啓所誅

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謬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

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

殺季四字義文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舊衍篇前舊衍言

之詳矣此條前後並無文句字多義夫唯益與伊尹見

受一作戮並一字無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而論之如

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

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
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
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猶晉之殺玄乎若舜
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
馬而獨致元興晉安帝改元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按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蓋舉稱
亂殺身者以為世鑒

益為啓誅黃補注案竹書紀年啓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啓殺益事蓋瑣語載之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又

季歷按文丁即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

晉書東晉傳引紀年之事文亦作文丁也再按本條除領句皆言上殺下之文

文丁為何人遂乃改丁為王耳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

幸江陵五月督護馮遷斬
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

湯誓序

舊本誓誤作誥又脫序字

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

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

云云

周句止穩括

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

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

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

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

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

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

一作合

夫

當有周字

書之作本出

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

一作語

去其鄙事直云

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偽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

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

矣卽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褫彼輩之魄亦盡態矣
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

在逸周書第六十六其略曰湯將放桀士

湯曰

桀虐于民吾爲王明之湯曰桀虐于民吾爲王明之

必君

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之桀復請湯言國君之

有也

湯曰不能止桀而復薄三千諸侯曰有道者

處之

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湯讓務光

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光作晉讓王

事也

湯伐桀桀之世以讓務光曰吾子何不立乎辭

曰吾

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

而自

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

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

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

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袁亦不直

無罪陳琳句謬引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

說競一作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

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一作於

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

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

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寬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興之罪而為

之辭也

陳琳檄文選為袁紹檄豫州善注魏志曰陳孔

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姐已

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舊序字云殺武庚序云殺武庚命案祿